**第二章　記憶**

好熱。

好熱、好熱、好熱。

來自深海的飛機砸下了燒夷彈之後，世界就被包裹在灼熱與劇痛當中。

附近的義勇搜救隊及時發現將我拉了出來，我因此撿回一條命，但也就是一條破爛不堪的命而已。

第一個見到我的醫生是這樣講的：

「這個……恐怕有點困難吧，這孩子的父母是誰？……這樣啊……那就沒辦法了吧，讓她先在那邊等，看有沒有人要來接她吧。」

想當然爾，誰也沒有來接我。

我從病房被移到走廊的床上，最後被搬到地板的草蓆上。

有很多穿著白袍的醫生從我身邊穿過，我努力地擠出沙啞的聲音想吸引注意力，但是每個醫生都只是掃了我一眼，接著就去處理其他的傷患了。

不知道路經了幾個人，連我都放棄了求生的念頭。

最後終於有一群身穿白袍的人筆直向我走來，後面跟著的都是面熟的醫生，只有帶頭的那個人從未見過，雖然同樣一身白衣但氣質也不似醫院的人。

他們將我包圍了起來，為首的中年男子還蹲了下來直視我的眼睛。

這是最後的機會了！心底有把聲音叫道。

「救……救救、我，好痛、給我水……」

從枯竭的喉嚨中，拚盡死力擠出求助的話語。

白袍男子的表情絲毫沒有泛起漣漪，只是淡漠地說道：「妳的母親跟兄長都已經在空襲中過世了喔。」

那種事、那種事不用你說我也知道。因為我親眼看到了……

「所以，誰也不會來救妳的。救一個孤兒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。」

啊啊，原來是來讓我輕鬆的嗎，這樣也好……

「所幸妳的生命還剩下一點利用價值。感到光榮吧。」

「要……怎麼……？」

「妳必須成為海軍的力量。」

我做、我什麼都做。求求你們，只要能夠救我就好。

＊＊＊

那些人給我打上止痛藥之後，我被搬送到了不知位在哪裡，像是工廠的地方。全身的燒燙傷口都被清理乾淨，抹上古怪臭味的藥膏，又注射了好幾種不同的針劑。

可是痛苦非但沒有減少，反而增加了。

而且痛苦不是只有一種類。

有時灼熱，有時冰冷，有時候身體的某部分絞痛到寧可切掉那個器官，有時候全身癢得像有幾千幾萬隻小蟲在皮膚底下鑽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不是說好要救我的嗎？

誰來都好……給我一個解脫吧。

軍官、醫生、科學家，一身潔淨白色的人們，誰都沒有理會自己的請求。

早知道會變成這樣，還不如當初跟媽媽和哥哥一起葬身在火場裡就好。

為什麼？

我只是、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，為什麼非得要承受這種痛苦不可？

啊……對了、那一定是因為，我殺了人吧。

＊＊＊

好冷。

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白色的螢光燈。這裡是、已經看習慣的入渠恢復室。

空調開得太強，連手指末端都有點麻痺了，再加上不知道用了什麼藥物，全身充斥著倦怠無力感，還有點噁心想吐。

而且，似乎還想起了幾段十分不快的記憶，現在頭痛到像有人拿自己的側腦來演奏鼓曲一樣，真是惡劣到不想再來一次的清醒方式。

滿潮勉力將沙袋般沉重的手臂舉到眼前察看，肌膚一片完好，背後的大片燒傷也不痛了。高速修復材真是厲害呢，感謝科技的進步與實驗品的貢獻，拍手拍手。

護理師發現滿潮醒轉過來，立即來到病床邊察看。

「妳的病歷上有記載對新型高速修復材的適性，傷勢又很嚴重，就處方使用了。副作用比較強一點，感覺還好嗎？」

（新型……那東西連這裡都開始用了？司令官許可的？讓好幾個受試者出事情根本不應該叫做「副作用強一點」吧……）

滿潮忍下了挑毛病的衝動，答道：「我很好、我沒事。倒是朝——」

「傷口的護理一定要做好，不能因為不痛就忘了換藥，一天兩次，知道嗎？還有這條軟膏……」結果護理士全然不給滿潮發問時間，又嘮叨了好些注意事項，害得滿潮反而更加心急了。

「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啦，我是想問朝——」

「量血壓的時候不要講話！」結果問題又被手腳俐落地套血壓計腕帶的護理師堵回來。

好不容易等到腕帶鬆開，滿潮馬上又開口：「呃……現在可以提問了嗎？」見到對方邊點頭邊將耳溫槍塞進自己耳道才詢問，「朝潮她怎麼樣了？」

護理師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回答：「那孩子的話，早就在外面等妳了喔。叫她先去休息也不聽，一個勁坐在外面等，真是頑固呢。」

＊＊＊

恢復室的大門一開，如同護理師所說的，朝潮就在外頭的綠色塑膠椅上等著。而且走廊的時鐘明明指著五點，朝潮還一副精神奕奕的樣子。

「妳不用躺著休息嗎？等多久了？」

「大概三個小時吧。醒來之後覺得精神不錯，就想說等妳出來好了。」朝潮態度平然。

滿潮目眩，原來朝潮不是我的室友，而是我養的狗嗎？「下次拜託妳回去寢室等就好……傷患也該有個傷患的樣子吧！」

「才不是傷患呢，軍醫也說身體沒有異常，妳看。」

朝潮伸展四肢，還原地轉了一圈給滿潮檢查。的確，除了一開始掛彩而貼著紗布的臉頰，看起來全無異狀，昨天朝潮倒下時虛弱發寒的樣子就像幻覺一樣。滿潮將掌心貼上朝潮的額頭確認，傳來令人安心的溫度，結果自己冰冷的手掌還比較像病人。

「問題不是出在身體，那就是艤裝囉？」

「艤裝送去檢修控制系統了，最快要下午才能知道結果。」

「希望他們能處理好啊，光看就感覺怪恐怖的。」滿潮翻了個白眼。

「比起我，滿潮應該多掛心一點自己的狀況才對。傷得這麼嚴重，核心也碎成兩半了……」

啊，果然不行了嗎……雖說滿潮早有心理準備，但親耳聽到一向常伴自己身後的戰友損毀，仍有種好像身體被剮穿一個破孔般的空洞疼痛感。

「真的很抱歉，要不是我誤判機種，還失態昏過去，也不會害妳變成這樣。」朝潮內疚地輕觸滿潮的頰側與手臂，上頭貼著一塊塊的人工皮膚。

「那個超低空飛行連我都以為是魚雷機，別想太多啦。更何況這種皮肉傷老早習慣了，過幾天搞不好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傷在哪裡咧。」滿潮刻意避開核心的事不提。

「我會幫妳排好代班的，核心也會請司令官幫忙處理。」朝潮仍然耿耿於懷的樣子。

滿潮遮住她的嘴巴，強行轉移話題：「再說下去我肚子都要餓扁了。這麼介意的話，就請我吃一頓好料的當謝禮吧！」

＊＊＊

間宮食堂裡客人三三兩兩，大部分艦娘在晨練結束之後才會前來用餐，這時間會來的，通常只有剛結束夜間任務的艦娘而已。

「滿潮想吃什麼？不要客氣。」

滿潮瀏覽菜單，這裡的間宮很擅長寫文案，每種菜色都形容得令人垂涎三尺。「那就先來一份間宮定食，然後還要高湯煎蛋捲，啊！這個山藥蘋果沙拉看起來也不錯……」

「這樣會吃不完吧？」朝潮皺眉。

「妳想讓救命恩人餓死嗎？我現在胃空得可以塞下戰艦級套餐了。」滿潮有氣沒力地往桌上一趴。這話倒也沒有誇飾，高速修復材會讓傷口的細胞生長加速幾十倍，消耗大量熱量，要是不吃飽喝足可是會引起低血糖症的。

「既然妳這麼說，就得嚴加執行對胃袋作戰計劃了。」朝潮認真研究起材料與營養分析表。

「那啥計劃啊！聽起來好像要把我的胃袋爆破一樣。」

「俗話說『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先抓住男人的胃』，這充分顯示了胃部的佔領價值。」朝潮說得頭頭是道。

她應該壓根不懂這句話的涵義吧？滿潮不禁一陣虛脫。「比起我的胃，朝潮先擔心自己的荷包會不會大破吧。」

「請不要小看秘書艦的財務管理能力。更何況滿潮只不過是台驅逐艦，荷包不會輕易淪陷的。」

「妳說什麼……！」滿潮被這話一激，立刻在點菜單上最貴的烤鮭魚畫上一筆。「今天就讓妳知道，驅逐艦也是能以下剋上的！」

＊＊＊

「嗚嗚——吃不下了啦……」滿潮再度趴回桌面，這次是因為飽到腰快直不起來了。

「間宮小姐問妳是不是真的要點這麼多，妳還跟她打包票說沒問題呢。」朝潮慢條斯理地喝著自己的味噌湯。

「朝潮不要光說風涼話！來幫忙吃一點啦！」滿潮開始耍賴。

「恕難照辦，我等一下還要晨練，要是吃太多，做操時吐出來可就不妙了。」朝潮事不關己。

「什麼？我還以為妳也要請病假。」明明昨天還一副氣息奄奄的樣子。

「既然已經恢復過來，當然就要正常上工了。秘書艦要當大家的榜樣，絕不能怠惰。」朝潮一臉理所當然。

「別太勉強，搞壞身體就本末倒置了。」其實滿潮也知道勸不動朝潮，但不免還是想唸個一兩句。

雖然朝潮這種近乎工作狂的態度確實鼓舞了很多艦娘，有不少人會參加朝潮召集的自主練習，想必提督也很感激這種提振士氣的行為吧，但滿潮還是覺得不需要活得那麼辛苦。

「滿潮太操心了，我說過不要小看秘書艦的管理能力，這點在健康方面也是一樣的。」

朝潮起身走向櫃檯：「間宮小姐，能麻煩您幫我打包剩菜嗎？」不愧是勤儉持家的秘書艦，絲毫不浪費資源。

為什麼這孩子老是有這麼多莫名的堅持啊？目送朝潮提著便當盒往集合場方向移動，滿潮內心如此感嘆。是不是該趁早點名之前跟朝雲借幾本漫畫來打發時間呢，她盤算著。

＊＊＊

「用這個排檔，這個調整速度，然後這個是……呃……」

「我記得是注水平衡？滿潮學姐……滿潮昨天也是按這個按鈕的樣子。啊，注水量好像要從這裡輸入。」

上午的演習成員們集合在港邊等待秘書艦朝潮前來點名，涼風與海風趁這空檔研究著艤裝的手動控制盤。

「然後推搖桿控制舵……啊哇？！」

「妳們兩個新人在做什麼啊！」

涼風腳下的推進器無預警地發動衝出，眼看將要倒摔在海面上時，恰巧被及時趕上的江風抓住領子一把提起來。

涼風連忙將控制盤復歸原位，重新踩穩腳步。「啊哈哈……因為看到滿潮手動操作艤裝覺得挺厲害的，想說從沒試過就來熟悉一下，抱歉……」

江風皺眉：「滿潮？那傢伙又搞了什麼好事？」

「就是昨天呀，我們出對潛任務的時候，突然遇到攻擊機隊……」

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解釋昨日那起意外，不時夾雜著對滿潮操艦技術的讚嘆與崇拜。然而聆聽的江風卻扶著額頭嘆氣，連身側的山風也一臉困擾。

「我說妳們啊，評價人不要只看一次的表現，泊地還有很多其他優秀的前輩值得妳們學習呢。更何況手動操艦也談不上什麼精妙的技巧。」

「嗯……我完全沒自信能辦到那樣的事呢。」海風偏頭道。

江風搖頭道：「聽說老式的練習用艤裝跟正式艤裝幾乎相同，只差在採用全手動操作，所以資歷長的艦娘都會啦，根本不算什麼特技。」

「以前的艦娘還真辛苦啊……」海風感嘆：「江風也是這樣過來的嗎？」

「我也沒用過啦，大概兩年前就廢除了，只是聽說而已。」江風聳聳肩。「不過學會手動駕駛根本沒用，既然戰況激烈到會被敵人打壞核心，那想靠半殘的艤裝逃回來的機率也很低吧？老實說，昨天妳們只是運氣好在泊地近海遇上而已。」

見到兩位後輩面有猶疑，江風又酸酸地補上：「與其學這種不中用的技能，不如想辦法提升實力，保護好自己的艤裝要緊。別像某個號稱快三年資歷的艦娘，只不過去執行個簡單任務也會大破回來。」

海風隱隱感到前輩間有過節，正思量著要如何打探時，好奇寶寶涼風就直白地問了：「江風好像對滿潮很有意見呢，發生過什麼事嗎？」

「說到這個就有氣！上次的運輸護衛任務啊，全隊就只有她一個人莫名其妙中破耶，拖慢整個船隊的速度，還害我們被帛琉的提督罵了！」

「江風，這麼大聲講別人的壞話不太好……」

江風激動得提高聲線，山風連忙抓著她的手臂安撫。

「總之，妳們兩個別挑那傢伙當榜樣！跟她一樣有事沒事就翹掉演習的話，我會很困擾的。」

「不過……滿潮不是朝潮的『搭檔』嗎？我還以為朝潮選擇的對象也會跟她一樣，是很優秀很認真的類型呢。」

「她們不是那種關係……」山風小小聲，但明確地否定了涼風的推測。

「因為她們老是一起行動嘛，新人幾乎都會那樣以為，不過她們其實——啊，說人人到。」恰巧此時朝潮從出擊準備室換裝出來，江風趕緊把兩位後輩拉近低聲說：「這說來話長啦，以後有機會再跟妳們講。」

「日間演習隊員，集合！」朝潮拍手兩下，艦娘們紛紛停下閒聊靠過去列隊。

點名確認成員都到齊後，朝潮宣布：「兩週後就是夏季大演習了，這次的演習也兼作南方海域攻略戰的成員安排評量，請大家不要懈怠鍛鍊。」

「嘿嘿，這次驅逐艦的ＭＶＰ我也拿定了！」江風摩拳擦掌。

「江風真有幹勁，ＭＶＰ有獎品嗎？」海風問。

「上次江風拿到了八張間宮券呢。」

「哇，提督真慷慨，感覺競爭會很激烈呢。」

「似乎是朝潮從秘書艦配給的份撥出來的。」山風補充。

「好——我也要加油！間宮冰淇淋在等著我！」涼風握拳。

「想跟我搶，妳還早了一百年呢。」江風胡亂摸了幾下涼風的頭，把頭髮都撥亂了。「不過，我拿到的話會請你們的啦！」

＊＊＊

「夜間演習的結果如何？」

滿潮向隔壁座位上正在寫報告的朝潮搭話。平常她是不會打擾朝潮工作的，不過桌上這疊漫畫她已經看了第三輪，實在沒事可做。再加上朝潮眉頭深鎖得很不尋常，總覺得閒聊些什麼分散她的注意力比較好。

朝潮邊擬草稿邊回答：「山雲又失手把照明彈打太近了，請妳好好指導她使用技巧。」

「那孩子老是一副悠哉悠哉的樣子，夜戰卻容易緊張啊。那妳的艤裝呢？」

「有幾個控制元件燒燬了，換新之後帶去演習測試，運轉起來沒什麼問題，技師說再觀察看看。」

「拜託工廠的那些傢伙例常保養用心點好不好，我們可是把性命交付在他們手上啊。」滿潮誇張地嘆了一大口氣。「算了，有找出問題，這次就放過他們。」

朝潮仍然皺著眉頭，一點也沒有安心的樣子，不知道是在煩惱艤裝還是報告的事情。她看看草稿紙，不太滿意，便折起來丟進字紙簍。

「讓我看看妳在寫什麼。」滿潮將身子伸過去，「嗯？昨天的出擊報告？」

敘述斷在敵機投下爆彈的地方，顯然朝潮很困擾該怎麼寫才好，畢竟她後來就失去意識了。

「妳先去休息吧，剩下的我來寫就好。」滿潮拿走朝潮手裡的鋼筆。

「我已經聽過海風的彙報了，可以自己寫的。」朝潮把筆搶回來。

滿潮又搶回去，這次還把筆舉得高高的讓朝潮碰不到。「放傷假無聊得很，就讓我找點事解悶嘛！」

朝潮知道這話是騙人的。滿潮最討厭這種枯燥乏味的例行事項，總是能免則免，免不了也會交差了事，怎麼可能因為無聊就主動想寫報告。

「好啦，別看我這樣，以前也是很擅長寫報告的。這次會用心一點，去睡覺去睡覺！」滿潮強硬地把朝潮從椅子上架起來放到床上，還幫她拉上棉被蓋好，朝潮只得任由她擺佈。

滿潮將檯燈之外的光源關掉，坐到朝潮的位置上，執起朝潮愛用的黑桿鋼筆。因為知道朝潮只會用軍方配發的廉價文具，提督想幫她換支順手的筆，還特地巧立名目送給她。

滿潮試著在草稿上寫了幾筆，然而連出水量都控制不好，更別說要接續在朝潮那秀麗的字跡之後，無奈只好換回鉛筆書寫。

寢室一時間靜默下來，僅有一盞微光點亮的幽暗中，只聞書寫的沙沙聲斷續響起。

「滿潮。」被窩裡的朝潮突然開口。

「嗯？」

「妳也來睡吧，剩下的我明天再寫就好。」

「幹嘛那麼堅持呢，偶爾多依賴一下別人也可以的。」滿潮埋頭繼續著手邊的工作。

朝潮翻個身將臉藏進陰影裡，過了好一會她才開口：「我只是不懂……明明醫生和技師都說沒有問題，怎麼會變成這樣呢……？」

滿潮察覺朝潮的話聲隱約顫抖著，音量也與平時自信幹練的秘書艦口吻全然不同，顯得虛無飄渺。她立刻放下筆桿，將椅子轉過去對著床舖。

「妳覺得是自己的問題嗎？」

「也只能，是這樣了吧……」

朝潮仍對著牆壁，彷彿自言自語般，對於總是禮儀端正，總是直視他人雙目說話的朝潮而言實在是相當異常的狀態。

「說不定是核心，還是沒有檢查出來的故障啊。也或許只是偶發的……」

「其實，」朝潮打斷了她的勸慰之詞，「我知道是怎麼回事……我在夢中看到了。」

「看到了？」

「跟那個深海艦爆……一樣的攻擊。」

滿潮直覺這與朝潮昨日的異狀有著聯繫，連忙追問：「妳到底夢見什麼？」

「……妳想聽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是在執行輸送護衛任務的時候，」朝潮閉目回想，「有很多……很多的敵機向船團襲來，天空佈滿密密麻麻的黑點，我想超過一百架吧……雖然零戰們打算阻止它們，但數量實在太過懸殊，根本無力反抗。

「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炸彈拋下來，那炸彈也像打水漂一樣在海面上彈跳著。

「本來應該護衛的輸送船被擊中了，起火在海上漂流。驅逐艦們也逃不過，我的妹妹艦橋被直擊彈打中，血一直從甲板上往下流……」

說到這裡朝潮按住太陽穴，痛苦地叫了出來：

「雖然我幸運逃走了，我卻一直記得，應該跟誰做過約定的，應該要回去才對，但是、想不起來……！」

「別再想了！」滿潮衝過去床邊抱住了朝潮，「那些都……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，我們現在就在這裡，活得好好的……」

「嗯……對，妳說得對……那些……不是我應該去深究的事情，我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……」

＊＊＊午夜

（還說沒事，根本就騙人嘛……！）

試著搖了搖身體，果然叫不醒。

「約定好……要回去……」

＊＊＊

「這陣子鳥海、瑞鳳的行政工作先移交給朝潮，朝潮的出擊、演習、例行任務等一律先暫停。」

提督聽完滿潮上報朝潮的異狀，立刻就下了決斷。

「司令官！我還——」

「別逞強了！」朝潮的抗議馬上被滿潮打斷了，「明明就整晚沒睡好，還硬要跟其他人一起晨練，這樣下去早晚會體力不支。」

「可是、我……」朝潮低下頭，還想再辯解些什麼，卻找不出足以反駁滿潮的理由。

「滿潮妳誤會了。」提督溫和地插話進來：「為了準備接下來的南方作戰，我需要鳥海和瑞鳳出動到前線偵察，尤其熟練的輕空母是很重要的，才拜託朝潮幫她們代班。」

「……是，朝潮明白了。」這次朝潮倒是挺乾脆地聽命了。

提督真的很懂拜託朝潮的訣竅呢，滿潮心想。雖然只是檯面上的理由，不過比起因為生病幫不上忙才無法出擊，說成幫其他艦娘分擔工作才沒空出擊，朝潮一定會更樂意照辦。

話又說回來，提督的意見等同軍令，名為艦娘的兵器們實質上根本沒有反抗的權利。有時滿潮懷疑，提督想方設法勸誘她們，到底是單純基於想照顧屬下的心情，還是內心仍存有一絲雜念，把艦娘當作跟外表一樣的小女孩。

「其實我對類似狀況也是略有耳聞，不過自己帶領的艦隊還是第一次發生。剛好明石會跟吳的支援艦隊一起過來，到時候妳們兩個拿核心給她詳細檢查，再由她下診斷。」

「明石小姐！」滿潮驚喜得幾乎要跳起來。「笨蛋司令官幹嘛不早說？害我擔心得要死！」

據說每一顆核心的製造都要經由明石之手，綜觀全海軍上下，明石是最有可能幫朝潮找出問題所在的人了。

「因為明石的行程是機密啊。」提督苦笑。畢竟是人稱海軍最貴重財產的工作艦，海軍本部對她在各種方面的保護可是相當嚴實。

「連明石小姐也派上前線，本部相當重視這次的作戰呢。」比起自己的狀況，朝潮更關心接下來的工作。

「這裡一直以來都是收復南方的前進基地，只是南西作戰告一段落才將重心轉移過來而已。」

「哈？拖那麼久，還讓敵人養肥起來先手空襲我們，真是愚蠢的戰略。」滿潮想到前天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心裡就沒好氣。

「在意已經錯過的選項是很無謂的。」提督倒沒什麼怨言，也或許只是沒表現出來而已。「剛好趁此機會，來討論一下南方作戰的方針調整。」

滿潮一聽到要開會就站起身來：「沒我的事了吧？那我回寢室睡回籠覺了。」說完便準備從辦公室大門開溜。

「等等，滿潮有空的話就留下來幫忙。」朝潮一把拉住她。

「為什麼啊？我又出不了什麼有用的意見。」抱怨歸抱怨，滿潮還是乖乖坐回沙發上。反正只是旁聽會議而已，應該沒差吧。

「那麼，就從前天遭遇的空襲開始。」提督起頭。「妳們歸港之後，我有派出部隊追查那些艦爆的來源，但沒有捕捉到敵艦，因此只能從既有資訊加以推斷了。妳們有注意到什麼嗎？」

「那種艦爆的機影，滿潮和我都沒有印象。」

「瑞鳳和五十鈴也這樣報告，看來敵方搞出了新型艦爆啊。」

「還有搭載的炸彈也很特殊，在水面上彈跳了好幾下才爆炸。」

「反跳爆擊嗎？」提督雙手交疊支著下巴，沉思了一會。「那是舊大戰時美軍使用過的技巧，但記錄上還沒有深海棲艦能掌握這種攻擊……棲艦能夠進行技術研發的話就棘手了，或許有『姬』級的空母存在也說不定。」

「鬼」「姬」級棲艦的威脅性不僅在於她們的重武裝，更在於她們具備媲美人類的智慧，能對隨伴的一般棲艦發揮指揮塔的效果。

朝潮瀏覽出擊報告，篩選出有用的資訊：「五十鈴小姐指出，新型艦爆明顯擁有較高的運動能力；瑞鳳小姐則認為敵方的艦戰比例過低，且派出大批艦爆追逐一個驅逐隊，以致過於深入敵地全軍覆沒，並不是很具策略的行為。」

「那基本可以排除『鬼』級以上空母存在的可能性了，看起來不像是經過規劃的組織性行動。」提督推推眼鏡。「先以搭載新型艦載機的一般空母為假想敵，派遣適合的人選進行偵察。如果能擄獲敵艦載機的話，也一併帶回來研究。」

「瞭解。」朝潮點頭，接著打開另一本公文夾翻閱裡頭的文件，從裡頭拿出申請書遞交給提督：「資源運用方面，重油與鋁的存量頗有餘裕，朝潮提議藉此加強艦載機熟練度的訓練。」

「許可，人員及資材分配就由妳和瑞鳳討論決定。」提督過目申請書後蓋上印章。「另外，有關工廠目前的艦戰開發進度，麻煩妳請工廠長提交一份報告書，另外也要收集空母們的實戰使用建議。」

「我會盡快處理。」最後朝潮將一個牛皮紙袋放在提督案頭：「例行任務進度及收支表都整理在這裡。以上就是朝潮的報告。」

提督確認過內容物後說：「我也沒有事情要問了，今天會議先到這邊，妳們去處理各自的事情吧。」

滿潮知道朝潮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文件，因此有些吃驚於會議比原先想像得簡短許多，這點也顯現出朝潮的事務能力，以及提督寄予的全盤信任。話又說回來，能夠將管理責任交託在年紀小兩輪的少女身上，某方面來說提督也是挺厲害的。

朝潮一鞠躬告退，滿潮也緊隨在後離開辦公室。正當她想往寢室的方向邁出步伐時，後領突然被一把揪住。

「不要跑！我說過滿潮今天要幫忙吧？」

「欸？不是旁聽作戰會議而已嗎？」

「是指一整天的意思喔。」朝潮抓得更緊了。「昨天又有驅逐艦跑來投訴了，上禮拜的艦隊運動訓練滿潮都翹掉了對吧？這樣一直在外頭閒晃引起其他艦娘的不滿，司令官會很困擾的。」

「那……那是……訓練很無聊啊！」滿潮自己也知道構不成理由，心虛地將頭撇向一邊。「而、而且我幫了妳，現在又受傷，就網開一面嘛……」

「那是我們兩個之間的事，跟艦娘的責任不能混為一談。」朝潮公私分明。

「等等，妳們兩個過來。」聽到這裡提督朝她們招手，於是朝潮又把滿潮拖進了辦公室。

「朝潮妳這樣不行啊，光說大道理可是不能讓人服從的。」提督搖搖手指。

朝潮吃了一驚：「非常抱歉！請司令官指示該怎麼做？」

「參考下其他的秘書艦吧。鳥海會拿間宮券來利誘；瑞鳳則會撒嬌說『拜託嘛～工作真的很多，妳就幫我一下嘛～』」提督尖起嗓子模仿瑞鳳的語調。

「司令官幹嘛用假音講話啦！噁心死了！」滿潮連連作嘔。快四十歲的傢伙還反串，真的很殘害身心知不知道啊？

「我是在教朝潮讓工作變輕鬆的方法啊，這樣不好嗎？」提督面不改色。

「不好！說到底朝潮這種正經人哪會適合啦！」

「很適合啊，營造跟平時的反差才更有效，就像苦澀的咖啡凍澆上煉乳特別美味一樣。」

「確實是滿好吃的……不對啦！朝潮才不是食物！」

「嗯？妳覺得朝潮不好吃嗎？」提督意味深長地瞇起雙眼。

「哈？那是性騷擾吧！我要叫憲兵來喔！」

提督無視滿潮的威脅：「朝潮也跟瑞鳳多學習點，做事會輕鬆很多喔，別浪費了可愛的臉蛋。來，模仿一下，跟滿潮說說看。」

「色胚司令官不要帶壞朝潮！」滿潮趕快跑過去摀住朝潮的耳朵。

「瑞鳳小姐嗎……唔嗯……」為時已晚，朝潮一本正經地想像起來。

片刻之後朝潮轉向滿潮，努力擠弄臉部肌肉堆出笑容：「拜、拜託嘛——妳就、幫我一下嘛。」然而語調僵硬，詭異感害滿潮寒毛直豎。

「不對！不及格。」聽到提督宣判分數，朝潮沮喪地垮下臉。

「表情要更甜美自然一點，下顎往下壓十五度，眼睛往上抬跟對方四目交接，最好還要帶點淚光。」提督一一細心傳授，朝潮也連連點頭。「十指交扣放在胸前，再配上必殺的臺詞……」提督附在朝潮耳邊悄悄說了什麼，滿潮有種大事不妙的預感。

朝潮皺眉苦思，閉上眼睛拼命揣摩，過了好一會之後，才用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表情睜開眼。

「朝潮、做好一決勝負的覺悟了！」朝潮向提督行了個標準姿態的軍禮。

「很好！驅逐艦朝潮，期待妳的捷報。」提督也煞有介事地回禮。

朝潮緩緩地轉過身來，不知是否提督編造的臺詞太過羞恥，白皙的臉頰染得緋紅，微微低頭的不安神情相當惹人憐愛，而那雙水亮的大眼睛竟真的泛著些許霧氣。滿潮心中警報大作，視線卻離不開朝潮微啟的櫻唇：

『滿潮幫幫人家嘛……晚上人家會用身體好好報答的……』

「呃唔……！」

天哪，這太過份了吧……用那種表情丟一顆核彈臺詞，誰能夠拒絕啊！